

自在



名/家/忆/往
系/列/丛/书

周大新 / 著

汪兆骞 / 主编

往事追忆、岁月回眸

重要经历回顾、亲情友情记录

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对历史、文化的探究

周大新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名/家/忆/往
系/列/丛/书

汪兆骞 主编
周大新 著

自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在 / 周大新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12
(名家忆往系列丛书 / 汪兆骞主编)
ISBN 978-7-5205-0855-1

I. ①自… II. ①周…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6604 号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2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个人印记的精神图景

——关于散文的絮聒之三

汪兆骞

记得壬辰年之春，曾应中国文史出版社之邀，为该社主编过一套“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散文丛书。所选皆与我熟稔的著名作家之散文名篇，每人一卷。经年老友多过花甲之年，正是“老去诗篇浑漫与”，其为文已到随心所欲之化境，锦心绣口，文采昭昭，自出杼机，成一家风骨。文合为时而著，本人性，状风物，衔华而佩实。我在总序中说：“这些大家的散文，是血肉之躯与多彩现实撞击出的火光；是人性与天理对晤出的大欢喜、哀凉与哲思；是直面人生，于世俗烟火中，发现芸芸众生灵魂绽放出人性光辉的花朵；是针砭世事，体察生活沉重，发出的诘问。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篇篇似兰斯馨，如松之盛，赠君以言，重于金玉，乐于琴瑟，暖于棉帛。”

该丛书面世之后，反响不俗，其中莫言、陈忠实两卷尚获重要文学奖项，可惜仅出版六卷，便草草收场。问题不

少，但其主要原因，是我已准备十多年的七卷本“关于民国大师们的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的撰写，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实在无力分心旁骛，只能抽身。

忽忽六年过去，早已在眉梢眼角爬上恁多暮气的我，已成白头老翁，所幸七卷本《民国清流》，在晨钟暮鼓、花开花落中，陆续顺利出版，且另一长卷《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群星闪耀时》，也即付梓。此时中国文史出版社再次请我主编“名家忆往系列丛书”，鉴于壬辰年所主编丛书，虎头蛇尾，一直心怀愧疚，便欣然从命。于是再邀文坛名家老友，奉献散文佳作。幸哉，老友鼎力相助，纷纷响应。惜哉，一贯为散文发展热情捧薪添火，“纵横正有凌云笔”的贤亮、忠实二君，已不幸驾鹤西行。“西忆故人不可见”，只能“江风吹梦到长安”了。

本人一生以职业编辑之身羁旅文学，在敬畏、精诚、庄严、隐忍中，为人作嫁衣裳，便有了与诸多作家和他们的文字相知对晤的机缘。哲人云“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徜徉于作家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文字里，读出他们灵魂中的人文关怀、文化担当和审美个性。如芙蓉出水，似错彩镂金，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劲，文里寄托着他们太多的人生思考，太浓的文化乡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体裁格局中，散文承载着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丰厚蕴涵，但综观当下散文创作，呈现一种浮躁焦虑状态，缺乏耐心解构，“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

抒情，其面目无论多么喧嚣与璀璨，都不过是“现实的赝品”，致使一端根植在现实大地、一端舒展于精神天空的散文艺术，弥漫着文化废墟和精神荒原的气息。

编这套名家“忆往”散文丛书，所选皆是作家记住或想起保留在脑子里过往事物印象的文学书写。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往事俯仰百变，人生如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那雪泥上留下的爪痕，便是人生行旅的印迹。作家在回忆人生往事时，举凡小事大道，说的都是自己过往的所思所悟，其间自有人生的哲学睿智、思想境界和灵魂风骨。他们在山河人群和过往的历史中寻找自己，确证自己的命运过程，从中可看出行于江湖的慷慨悲凉、缠绵悱恻的种种气象。他们是带着哲学思辨意味的作家学者的气质，赋予个人印记以精神脉络的，忆往便构成共和国历史生活图画的一部分。

文者，言乎志者也，散文之道，理性与感性、世俗与审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穿梭徘徊，胡适先生云：“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说真话，说新话，说惊世骇俗之话，说“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禅机妙语。另又想起壬戌年岁尾，去津门拜望孙犁先生，寒暄之后，知先生刚为我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的《孙犁散文集》写完序，即向先生请教散文之道。先生笑而不语，遂将其序示我。其序简约，语言平实，只谈了三点“作文和做人的道理”。年代虽久远，先生关于好散文的标准，仍铭记于心，便是：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要有真情，要写真相；文字要自

然，若反之，则为虚伪矫饰。先生之于文，可谓阅其中而肆其外。灵丹一粒，合要隽永。如何写好散文，胡适、孙犁两位大师以三言两语警策之言，已说得明明白白。但让人不解的是，总是有些论者，把散文创作说得神乎其神，看似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诸如异想天开，鼓吹什么体裁层面上移形换位的跨界写作便可商榷。

编此丛书，无意匡正散文创作的现状，只想向读者推荐货真价实的好散文。于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揽片羽于吉光，拾童蒙之香草，挑出“天籁自鸣天趣足，好文不过近人情”的既有人间烟火气，又“有真情”“写真相”的“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的美文，编辑整合，以飨读者。

诗书不多，才疏学浅，序中难免有谬误之论，方家哂之可也。对中国文史出版社和诸作家为构建书香社会捧薪添柴的精神，深表敬意。

戊戌年初秋于北京抱独斋

个人印记的精神图景

——关于散文的絮语之三 汪兆骞 001

第一辑 昨日琴声

在乡间 003

在构林 006

一盅茶 010

夏夜听书 013

单相思 016

昨日琴声 021

吃甘蔗 025

我的枕头 027

长在中原十八年 030

第二辑 回望来路

活在豫鄂交界处 039

乡下老人 049

一剂药	055
喜来	060
回望来路	063
说“吃”	066
我爱烟台	069
死死生生	073

第三辑 再爱田园

村边水塘	079
地上有草	082
再爱田园	088
农家美味	091
清明节	094
最后一季豌豆	098
羊奶豆	102
背弃田野	104

第四辑 亲爱的军营

第一次上哨	109
正午	112
青春往事	116
没有绣花的手帕	122
当年野营在山东	125
川籍班长	129

当兵上战场 132

亲爱的军营 141

第五辑 美好的开端

初约 147

美好的开端 153

西安求学忆 157

育子之路 161

夏日琐忆 167

喝茶 171

快活“青创会” 174

鲁院的周末 177

癸酉年自白 180

第六辑 倾 听

有关“韧性”的记忆 191

凝视“恐惧” 194

平衡 198

幸运 201

倾听 204

抚慰他人 207

人生能得几回笑 209

享受生活 212

第七辑 想起范仲淹

遥想文王演周易 219

揣度孔明 222

曹操的头颅 228

想起范仲淹 233

中原看长城 237

去看战场 241

将帅们 248

第八辑 为了人类日臻完美

读《复活》 259

卡尔维诺的启示 262

文学：一种药品 267

难忘陀氏《罪与罚》 272

我写《湖光山色》 275

关于《安魂》 279

为了人类日臻完美 284

尽头不是孤峰 288



第一辑

昨日琴声

也许随着人的年纪的增加，随着人的阅历的增多，
人都会抛弃过去曾经一心追求的东西……

在乡间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20世纪已经过去了52年；在中国的土地上持续了多年的战争也终于平息下来。这个世纪送给我童年的礼物，除了社会的安定之外，还有贫穷和艰难。所以我很小就学会了割草、拾柴、放羊和剌菜。这诸种活儿给幼小的我带来过苦累，也带来过很多的乐趣，我对田野、对草地、对树林、对大自然的深爱之情就是从那时建立的。

我6岁半开始进乡村小学读书。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叫河湾小学，河湾小学的校舍被一条名叫柳丰的弯弯的小河环抱着，半床清澈河水的浅唱伴着我和同学们整日的读书声。那时疟疾还在乡间肆行，我记得我常常被疟疾击倒，盖几床被子睡在阳光下的山墙旁还依然抖个不停。“打摆子”过后我常常无力行走，但受尽了不识字之苦的父母总鼓励我坚持上学，病后的我有时被父亲背送到学校，有时则是让也在小学读书的一个远房姑姑背着我到校。那位远房姑姑长我七八岁，她上学晚，年龄大力气也大，我至今还记得把双手环在她的脖子里把头搁放在她肩上的那种摇摇晃晃的舒服之感。愧疚的是当我成年之后，我很少再去看望这位嫁在邻村的远房姑姑。

家境的窘迫使我知道我必须把书读好，不然就会愧对父母。我的语文和算术成绩一直不错，我当过班里的学习委员。我的一些作业本都是学校奖励的，这些小小的奖励不仅多少减去了我家庭的一点负担，而且给了我学习好的自信和勇气。我把那些印有“奖品”二字的作业本保存到当兵之前。

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的这一脾性。我害怕看打架的场面，一旦看见有人捋袖要打架，我总是赶紧避远。有时因为做什么游戏惹怒了别的同学，每当他们开口辱骂或是伸拳要打时，我总是吓得要哭。我小时候虽然也胖但力气不大，我想我的懦弱可能与气力不大有点关系。当然，我的内心里也很要强，每当受了别人欺负的时候，我总在心里说：咱们等到考试时再说吧，我的考试成绩一定要压过你！

我小时候的肤色很黑，即使今天也不白。娘说我小时候在水塘里洗了澡再经阳光一晒，浑身黑亮黑亮。村里的几位远房爷爷常叫我“黑胖”。每当我吃饱了饭把黑亮的肚子腆起时，那些爷爷见了不是用手指弹我的肚子就是用烟袋锅敲我的肚子。我小时候很能吃，晌午饭吃三碗面条，下塘洗了澡上来还能再喝一碗。几碗面条把我的肚子撑得好高，走起路来总是一晃一晃。我小时候一直被“饿”这个家伙死死缠着，白馍面条、胡辣汤、饺子、“锅出溜”这些饭食一直诱惑着我。我那时常心存一个愿望：如果我日后学成当了官，一定要好好吃几顿白馍！

我的爷爷和外婆在我出生前都已过世，奶奶和外爷是在我读小学时先后去世的。对奶奶和外爷的面相我已记不清楚，但他们给我做好吃的东西的事儿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记得奶奶总把特

意为我保存的白馍掰碎泡进开水碗里，而后在碗里撒点盐倒一滴香油让我吃，这种叫“馍花”的加餐已经永久地留到了我的脑子中。外爷虽是个男子汉，但他做“锅出溜”的手艺很好，我认为他做的“锅出溜”是我此生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因为我是长子，父母对我很是溺爱，打我的次数不多，但也有过。我记得较清的一次是父亲用脚踢我，是当着众人踢的而且踢得很疼，那次为了反抗也为了报复，我在家里那张方桌的桌撑上拴了一截麻绳，而后对娘申明我要上吊而死，娘又气又好笑地用剪子把那截麻绳剪了。

我10岁半那年结束了初小的学习并考上了高级完小。高级完小在离家六里的构林镇上。我是在秋天的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背着一个用花布缝成的书包和几个杂面馍去构林高小报名的。从此，我的又一段生活开始了。

在 构 林

自
在

构林是一个不大的镇子，位于宛襄公路的中段。古时候它是一个驿站，在很长的冷兵器时代，拥有寨河和寨墙的它曾是这条通道上的一个关口，所以它又称构林关。

我在构林镇读完了高小、初中和高中。在我求学的这段日子里，构林镇萧条得可怜。两条不长的街呈十字形摊开，街上的店铺十分稀少，我记得有一个百货店、两个土产杂品店、两个饭馆、一家照相馆、一个邮电所和一个粮管所，还有一个很少开门的戏院。但就这样一个世界也令我十分新奇，它比我住的村庄和我们那个河湾小学，要大得多，也热闹得多了。

我们的学校在镇南边，高小在西，中学在东，两校只隔了一条并无多少水的小河。我读高小时不住校，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喊上同村的同学一起往六里外的学校走。每天下午放学后，再步行回家。中午带点干粮和捣碎的咸辣椒在学校里吃。干粮就是娘用最好的红薯干碾成面后给我烙的饼，那种饼很黑，凉了以后好硬，好在学校的教师食堂有一个工友专门负责给学生用笼屉把干粮再蒸热，还负责供应开水。每天上午的第二节课结束以后，带干粮的同学们就把自己带的干粮送到伙房放进笼屉里去，